

■ 文章编号: 1005-9652(2011)01-0046-02 中图分类号: G275.2 文献标识码: B 关键词: 太平天国; “四禁”; 公文

■ “Four Banned” Official Documents i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(WANG Shu-ya) …… (24)

■ Keywords: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; “four banned”; official documents ■ 收稿日期: 2010-12-14

太平天国的“四禁”公文

王舒雅

(南京师范大学, 江苏 南京 210024)

出于对拜上帝教义的理解, 太平天国对吸食鸦片、嫖娼、酗酒等都有严格禁止的规定, 态度坚决, 法令森严: 有如此恶习之人是“生妖”, 是上帝的敌人, 应当诛灭。正是在太平天国移风易俗的政策下, 出现了“四禁”公文(禁烟、禁酒、禁娼、禁赌), 政令严明, 上帝教也得以更广泛地在民间传播。

这类公文与同时代清朝廷禁烟等公文不同的是, 虽然目的一样, 但出发点不同。太平天国因拜上帝教影响, 视有恶习之人为“生妖”, 上帝与妖魔鬼怪是对立面, 生妖应被诛灭。太平天国统治者是以“诛生妖”、以拜上帝为由来禁烟、禁酒、禁赌、禁娼的, 清廷禁烟的理由绝不会是“吸鸦片是对上帝不敬”。这是太平天国禁烟公文与清朝廷禁烟公文最大的区别。

当时人们所吸之烟有两种。一是鸦片, 清政府内部吸食鸦片者数量众多, 在民间也有许多鸦片吸食者; 二是黄烟, 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, 希望民间风俗纯朴, 但吸食鸦片黄烟实属恶习, 使得民间正气荡然无存。太平天国有“吸鸦片”诗曰: “吸烟未了又熬烟, 烟鬼满营烟满天。翻羡贼人法令严, 手乍持枪墙头悬。”可见太平天国禁烟态度之坚决。凡是对太平天国统治造成障碍的, 被太平天国称为“生妖”, 吸烟者就是“生妖”。张德坚在《贼情汇纂》卷三中提到: “凡吃黄烟者, 初犯责打一百, 枷一个礼拜; 再犯责打一千, 枷三个礼拜; 三犯斩首不留。”

《国宗提督军务韦石革除污俗禁娼妓鸦片黄烟海

谕》开篇提出革除恶习的必要性: “本国宗恭承天命, 出师安民, 革除恶习, 禁遏浇风。”接着对吸食黄烟、鸦片的危害分析细致, 鞭辟入里。“洋烟、黄烟不可贩卖吸食也。洋烟为妖夷害世之物, 吸食成瘾, 病入膏肓, 不可救药。黄烟有伤身体, 无补饥渴, 且属妖魔恶习。”这里的“洋烟”即指鸦片, 太平天国视吸食黄烟、鸦片为“妖魔恶习”。对于这种恶习要革除, 提出: “倘有贩卖者斩, 吸食者斩, 知情不禀者一体治罪。”处罚的力度很大, 可见太平天国革除恶习意之坚决。

除了上述《国宗韦、石革除污俗会海谕》外, 太平天国还有其他专门以禁烟为题的公文。如天王诏旨之《劝人戒鸦片烟诏》: “高天灯草似条箭, 时时天父眼针针, 不信且看黄以镇, 无心天救何新金。吹去吹来吹不饱, 如何咄蠢变生妖! 戒烟病死甚诛死, 脱鬼成人到底高。并钦此。”另有天王诏旨之《警醒军民戒鸦片烟诏》: “朕诏天下军民人等知之, 烟枪如铙枪, 自打自受伤, 多少英雄汉, 弹死在高床。钦此。”洪秀全作戒鸦片诗四句, 后在 1853 年以诏书形式与前《劝人戒鸦片烟诏》一同颁布。这两道诏旨也是太平天国统治者极力劝阻吸食鸦片黄烟者戒烟, 诏书用“黄以镇”的事例警告人们不可吸食黄烟鸦片。黄以镇因犯“胆敢瞒天无信德, 阵中两草退英雄”之罪, 在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七月二十六夜, 被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指出罪状, 最后被处死。凡是与上帝作对, 违背上帝旨意, 吸食黄烟鸦片等生妖者, 都将与黄以镇落得同样下场。后一道《警醒军民戒

基金项目: 本文属于江苏省研究生创新工程项目课题“宗教视野下的太平天国公文研究”, 编号: 181200000665 南京师范大学优秀硕士论文培育计划项目, 编号: 1243211601100。

鸦片诏》更是生动形象,将“烟枪”比作“铳枪”,吸食则自伤,而不少英雄也死在鸦片床上。以这样的生动文字给军民以警醒,告诫大家早日戒烟戒鸦片。

同禁烟举措一样,太平天国立国后就颁布禁酒令。洪秀全本不滴酒不沾,《太平条规》:“要练好心肠,不得吹烟、饮酒。”但太平军中肆意饮酒闹事现象仍比较普遍。京城以外,官场上的交际、军队的犒赏都要饮酒。据《李明成致富礼赐书》记载,李秀成的胞弟李明成在与英国使节富礼赐交往过程中,欣然接受对方赠酒六瓶,后来甚至恳请对方“代买”之,可见太平天国朝内军中饮酒成风。(《太平天国印书》66页)

但酒后乱性,滋事闹事,必然会给军队统治带来麻烦。在太平天国甲寅年四月即1854年,东王杨秀清正式以诰諭形式通令军中人士不得饮酒。《东王杨秀清通令朝内军中人士等禁酒诰諭》(汇编P225)杨秀清借上帝旨意申明朝内军中人士不得饮酒。开篇讲明:“照得酒之为物,最易乱人性情,一经沉酣,遂致改变本来面目,乘兴胡为,故我天父皇上帝最为深恶,降有圣旨,不准饮酒。”开篇就提出酒的坏处,喝酒乱性,酒后由着性子滋事,此胡作非为者乃上帝所恶。接着在公文中写明饮酒者以及知情举报和知情不报者的不同待遇,“且闻得朝内军中嗜酒滋事者,甚属不少,此等行文,殊甚痛恨。为此再四诰諭朝内军中国宗、国亲、贵亲、侯相大小各官员兄弟姊妹等知悉,自谕之后,仍还有私自饮酒者,许该统下国使、将使、听使人等拿解送案,奏封丞相。如该统下人等畏怯不举,一经别人拿获,定将该国使、官使人等,共同治罪。”知情不报者也要被一同治罪,此等处罚力度较大,可见太平天国禁酒决心之坚定。

相较于烟、酒,太平天国的赌博之风刮得更大。《原道救世歌》中将“淫”、“忤父母”、“行杀害”、“为盗贼”、“为巫覡”、“赌博”以及“食洋烟”这六种行为,视为“六不正”。其中便有赌博。张德坚在《贼情汇纂》卷八有明文规定:“凡朝内军中,如有兄弟赌博者斩首。”(《太平天国》第三册,232页)

军中赌博之风甚矣,思其原由,还要追溯其收编的社会闲杂人员,这些人鱼龙混杂,素质较低,军纪日渐松弛。《太平天国》第四册491页,李圭《思痛记》云:“故大小街巷,几无一处非赌扛子宝者。”民间赌博也盛行,据《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》143、160页记载,太平军进入太湖流域后,市镇周边的赌博产业、鸦片、娼妓生意出现了畸形的繁荣。河岸边尽是赌场、烟铺、酒坊、妓船,异常热闹。赌博也使得社会风气低俗,军中生活腐败。于是在1855年太平天国驻扎安徽徽州当局颁布札諭,禁止赌博。

《殿右六十四指挥赖劝徽城郡邑流民归真谏正札諭》:“闻得各镇有此流民,结众开厂聚赌,名号曰花灯

鼓。窃思尔等逐日聚赌营生,殊非正道。今本大臣统率雄师在境驻扎,广招英雄,礼贤纳士,尔等流民应当乘此之时,弃邪归正,前来报名投营,以图上进。”在此札諭中,安徽当局指出聚赌营生非正道,敦促民间赌博者早日投奔军营,走上正道。自此民间赌博之风有所遏制,公开聚众设局赌博的现象有所改观。但我们不难发现,此札諭是针对民间赌博,而太平军中朝内赌博现象时有存在。禁赌只针对群众而不规范统治集团自身以及军队行为,这样的禁赌是难有收效的。从上而下难以切实推行禁赌政策,单纯想依靠“乘此机会归真谏正,出力报效,同扶真主,以求功名,共享太平之福。”这样上帝教化和虚空的承诺对于彻底根除赌博之风而言,是无济于事的。

太平天国大力推行的法令还有一项是取缔娼妓。内忧外患不断,频繁战事让人民生存环境日益恶化,不少年轻女子无家可归,不得不出卖色相以求糊口。加之鸦片黄烟赌博之风气日甚,暴发户、无业游民和素质低下的太平军官颓废消沉,生活糜烂,靠纵欲来打发时光。洪秀全《原道救世歌》中视“淫”为第一“不正”,“第一不正淫为首,人变为妖天最瞋。”后明确将娼妓化为19种“生妖”之列,认为其“蛊惑人心败坏风俗”。而太平天国拜上帝教奉从上帝旨意,妖都将被诛灭。嫖娼者和娼妓都是妖,都为上帝所恶,也是太平天国统治的障碍,最应禁绝。《国宗提督军务韦石革除污俗禁娼妓鸦片黄烟海諭》:“娼妓最宜禁绝也。男有男行,女有女行,男习士农工商,女习针指中馈,一夫一妇,理所宜然。倘有习于邪行,官兵民人私行宿娼、不遵条规开娼者,合家剿洗,邻右擒送者有赏,知情故纵者一体治罪,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。”太平天国控制的南京等中心城市,娼妓无影踪,但在乡村地区,远离其控制范围却是娼妓行业泛滥。太平天国的禁娼从“诛灭妖习”出发,视娼妓为“生妖”,为上帝所恶。认为蛊惑军民之心的娼妓其存在是伤风败俗,有辱上帝,故应禁绝。一味的高谈阔论,动辄提及上帝,耶稣,动辄是天父下凡、天父旨意,但没有任何女性天生就愿意出卖肉体以求生计,只是在兵荒马乱的混乱年代,迫于生计被逼良为娼。太平天国对于娼妓行业深刻的社会背景却缺乏认识,却凡事必先提及上帝,对于人民疾苦的关怀缺失。太平天国统治者最关注的是用上帝教义感化所有人,于是乎大家顺理成章,归顺于其统治,一同抗击清朝。至于拜上帝教,倒不如说是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一身华衣。

参考文献:

1.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.太平天国文书汇编[M].中华书局,2004:37、40、89、117、316
2.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.太平天国印书[M].江苏人民出版社,1979:734